

文中子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御史大夫杜淹始序口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皆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緇帙相軼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

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後遷史人隋亦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

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

殂音

帝閭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

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

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儵註釋

儵其亮反

况

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

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文中子集解 目次

文中子集解目次

王道篇	一
天地篇	七
事君篇	一五
周公篇	二二
問易篇	二九
禮樂篇	三七
述史篇	四四
魏相篇	五〇
立命篇	五八
關朗篇	六四

四

一
七
一五
二二
二九
三七
四四
五〇
五八
六四

文中子集解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邊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

得宜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木篇。東也。

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

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

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

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

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得考聖師

明而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

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

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非以文體

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

薛收字伯達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

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

故索焉而皆獲。

史有詔言求言則制度得矣

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

其述春秋

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

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戰者戰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標制紛紛多且亂

帝王之道。

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由紛亂故

子不豫。

疾

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楊帝幸江都宮字文化及弒逆

汝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

自漢末亂至隋

天

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

若之何。

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附都也

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廔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繼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

興其視聽乎。

矚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六代注見上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

三百篇周代

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

告猶實也實其俗於時君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

元經可得。不與

乎。言必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

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弱無主。薛收曰。然則春

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

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公周人後

上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禮行禮法之皇極。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

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

和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

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

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夔。鍾律。隋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筆。書爲儻。同類。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請見。

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

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

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之不及化。是天下無禮

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時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子春反

門人皆霑襟焉。哀痛將亡霑知厭反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而行之。中人及

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習書至恆榮之命。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傳瓊書有恆榮之命儒榮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強王為太子強讓其弟陽獨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關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矣也繁師玄

未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據齊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

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華洪範三德云臣子曰。小人

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勸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不中行不謹。不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之走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盛必世之仁矣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

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員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

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種圃用也三代以前無此

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司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禪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

孫卿言封禪登仙益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璽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過此皆奢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家國皆然

子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

無幸免則不深犯

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既富侈則用益耗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

不足。

相反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

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董常房元齡賈瓊

問曰。何謂也。

婦釋天太過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

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

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

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獲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

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

恍惚憂貌

此其識時運者。憂

不逢真主以然哉。

宗所以恍惚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五舉成數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

列於國風夷等也

誰居乎。

居音姬禮記曰何居

幽王之罪也。

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

為始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

春秋行法君父尊特序人倫夫婦正

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

夫子之道。豈少是乎。

孝遠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

黃言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

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彘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

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

殺之嚴矣。不得其言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

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懼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壽陽獲生口即遜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情

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

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應兵橫直猶辨縱橫委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

出也。正家以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賸多無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卽戎矣。禮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

外拜而受弔。知生者甲彼用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道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

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止慎子

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

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

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禮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知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

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

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虜死有于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轄才高不過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知命廢人道也子

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救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

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詔之言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者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

平。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素而端莊靖也惠而斷。

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陪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怒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諱密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而深

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建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禮樂博皆為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

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庶幾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

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

乎。似忘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襄陽為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

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入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旨直為柔極遠則清

音若墳箴。墳土音剛而濁箴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墳箴上平底六箴箴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賈逵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賈告也。歌緣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

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設采詩官。

今子營

營馳騁乎末流。

齊梁文弊之末也。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

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學文本爲道義。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

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薛道衡時爲內史。待耶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

未之見也。

著罕德。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

遂果行也。挺謂挺特。

若並行於

時。有用捨焉。

遂行挺執。

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

不撓曲。

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

盜亦有道。

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

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

長子光何人也。

子光字不耀。遊子河東人。問者書者。易二字爲對。王續有仲長先生傳。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

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

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

孝則知父之慈。

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

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至孝近王至梯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

濟天下。

小人之學進於

利。

營一身。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

揚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

天下崩亂。非王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

非應天順人則禍已。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

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

願勝。神明不與也。

伏誅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

不

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不

子曰。我未

見知命者也。

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

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

四者惟

惟有道者能之。

有道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

舜在畝。故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

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

即農四民何迷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

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

封域之制。無廣

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良田。

農妨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帝王賤。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

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致有之。

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

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

達茲三者

之說。則無不至矣。

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

子叔達俛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

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讓故而曹魏泄之。密矣。兵至。難而遠近帖然。溫矣。先鞠尸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

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

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勳。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

子在絳。絳，州名。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

匡皇極。徵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尙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攢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虛名，失實。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

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雍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

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仁者文帝，慈惠綏柔，去肉刑，養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者明帝，不許館陶，求耶愁，若章帝，救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

懷其生。怨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

舉也。禮，吳者王道淳，則舉漢，精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離也。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大義之蕪甚矣。

燕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禮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

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靈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靈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

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通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君有殺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

大備盛德也後之為政。有所持循。一本作修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

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

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黜微也知楚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蓋生雖

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

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殺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

人不達。若虜魏尙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

是無方非至蹟惟幾幾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

國神若大術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遺。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

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不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壽房稱。董慮非時中然。

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頗同三月不遠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奉見殺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

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管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其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瞻。

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章澤續成。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爾略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

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盛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罪也。

史筆之。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實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而志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

乘傳而不原聖人模範之法。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邱明曾孔子門人。賈

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七采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故齊韓毛鄭。

詩之末也。后董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出秦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

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為儒學魯人宗之於是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

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孟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問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子謂叔

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遽然也。七代注見上瀝昏也瀝七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

風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蕩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文

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

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道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

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

其所與。與貧則仁與恚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四者

可以知人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安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册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子始

述方。後術非事親不暇為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鏡反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

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歷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覆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

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象詳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

道之從。從中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

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與。非今爾所反。或問楊

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且者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

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

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魏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仲

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喪言以拒之。子曰。古

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說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

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子曰。甚矣齊文宣

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楊惜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

如傷奚爲不亡。言有賢臣故不亡。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誠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

曰。非敢急傷時息也。意可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

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

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縣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尹子遊河間之

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涿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文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

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諍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

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蓀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子

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特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默鏡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此止矣。

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乘苟且

政之。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襲野通倫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

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

也。六藝次三日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彌不悅而退。子謂門

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彌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闕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

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

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妄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

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黠治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治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華軍有虛詞而官不與下獄上書其言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

江在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裕逸善詞賦歌詩傳子樂府嘗作殷妃誅使曉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

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册皆陵為之好戴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士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

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勇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

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于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監皆好文華有集傳世然志當繁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室騰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掇。

詭人也。其文虛。德字掇特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說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樓身或寶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

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譜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數荒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子使姚義往辭。

民當世任遂無不歷其門者防按引之常言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焉。曰必不得已。畧我於蜀。甯僻遠以藏用器常怨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君

平揚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或依

主豪誘衆不若愚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

下無不賢矣。或典選未齊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慈懷之慶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

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主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離獨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望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

師表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今之史也。耀文。空華問文。子曰。古之文也

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

化。雅大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二曰政。禮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

續周殷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四曰歎。續雅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

此變以備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或勉焉。勉無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誠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誠

是謂五志。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

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風其舊俗郡縣

變則惟謂天子也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

謂天子也。言天子封豸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安其下，郡

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

民使善政不久。及其變也，政苛而迫。其人蓄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

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

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

下矣。彼謂郡縣長下，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職書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

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僕射。面譽而

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亡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

之行歟。強仁非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

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

為人惡突而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常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僭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

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

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

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辯興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人

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概廢。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

也。我則存之者也。夫釋天下之公言也。故我懷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

也。若有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潔。步

無長物焉。長刺也。恭刺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

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

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隣。里鄉黨爲也。問禮五家爲隣。五鄰爲里

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旬。旬。致之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應唱必

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

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悍也。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舂鍤。

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從，奉。春，春器。鍤，鍤也。非，非大夫則從。行，行。春，春。布，布。付，反。鍤，鍤。楚，楚。洽，洽。反。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

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藟靈。則不從五

世矣。禮曰。塗車。藟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藟。靈。靈者。善。謂。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

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

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被。起。服。為御史。將行。謂文中

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

外。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

也。言。隋。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

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

吾從古。夫。後。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

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

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秦。欲。難。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

用吏才而官不授德

古者士登乎仕。士謂後造也。從王命為仕。

吏執乎役。力祿以報勞。

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為天下設也。

子曰。美

哉。公且之為周也。不介意也。迷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

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履不

樂也。公謂終

復子明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

樂也。公謂終

辟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當國厚民。

故遷都之

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

無功作五斗先

生傳。王賴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繼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黃其敗人倫之法。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管伯禽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

盡矣。理則性則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皆漸也。

壘。壘。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

從之。而不知其由也。壘。壘。皆漸也。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阮籍字嗣宗。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

居費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

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

執方之謂器。可以方。曰。劉伶

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

執方之謂器。可以方。曰。劉伶

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遊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闕曰可乎曰兼忘天下

不亦可乎。下一身不可忘也天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釋亦放而己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

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

心化。行道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愚行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虔使驛奉使于天子及迴處為公孫瓚所害疇哭喪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

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戈動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

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素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

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四法

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

而同時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人。人謂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強機發必中安得皇極

之主與之共敍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禮八廉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

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歷及真君長生之術蓋道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幽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懿至王

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禱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

變矣。黨金珠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劇詩何以幽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推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故終之以幽風。

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正之者周公也歌幽。曰周之本也。七月來王業後稷公劉之本嗚呼。

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

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幽者正其本在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士侯子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

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也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暨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

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喪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

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

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

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

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

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

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子讀三祖上事。讀魏

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勸三事錄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子之家廟。座

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此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

矣。楊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漸亂。十年。又征天下。遂殘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子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稊公卿不用魏

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

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

樂。賈瓊曰。樂閑居。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

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二才

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鼻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先。開皇中。表名與學校。然終日於世。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於世

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

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性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正道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維繫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

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溺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

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補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寂滅者。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四方化外可行非中國則泥。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聞龍舟五更之曲。楊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

靡樂也。封作師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

未暇。皆舍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彧。荀彧。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子曰：生

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朔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

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

不行而謹。

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

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

非便也。

樸虛

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

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

衣裳檐如。

衣下曰裳，檐如盛貌。

劍珮鏘如。

帶劍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

皆所以防其躁也。

躁重有劓則舉無自入焉。

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

爲禮使人別禽獸。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

引之者非其道也。

貴素不以禮引人。

董常歌鄴柏舟。

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幸云愛心悄悄，懼于羣小。

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北門諸也，刺在不得志，楊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蓋當不遇者天也。

聚濟朴

今之好古者聚財。

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璽錢具必具。

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

聚濟朴

今之好古者聚財。

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

見上曰：會逢其適也。

焉知其可？

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不可也。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

任意所適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

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

其道者一實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

藏其天眞，高莫窺測。

其次地隱。

辟地山林，高身全節。

其次名隱。

名混朝市，心在世外。

子謂姚義能交。

結或曰簡。

簡子曰：所以爲能也。

淡故或曰廣。

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

有擇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

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

肉。郡人非之。

非其過禮

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鄭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解我有九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鄭和

見未

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

彼謂文中子

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

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禮道也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

弼也。戾焉得勇。

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

自知故能知人

自勝者雄。

自勝故能勝人

問勇。子曰。必也義乎。

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

況人乎。

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

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執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

炫曰。吾談之於朝。

無我敵者。

但談易文自謂無敵

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所謂易托身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

曰。吾告汝者心也。以一天命曰心。一性之本合。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幾禪舜舜禹。以心言之。則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而迹不應乎天下。蓋聖異耳。使吾獨得不一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常曰。

心迹固殊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而用則安。知心

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

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故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人天下生民不覺也。孟

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

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

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烝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詔言

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

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遽矣。天野人爵皆爲命也。遽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

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

曰。事者。續書有善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

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

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

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

對。晁唐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資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

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

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

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探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

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

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有誠切而不指。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諂。

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拳委曲以禮誠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

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

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蹇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

而下。何其紛紛多王也。一紛不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國三

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

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

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園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政不一則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遠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風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佛教。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廉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實中道。爾致中和。天地萬物育焉。太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憚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憚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事。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卽臣位。莽怒。復憚會稱病。憚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弄。莽終不敢害受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奉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志行於禮義者也。

事與志發乎中
命與制行於外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
心可知矣

達志事之

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
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

德必不
驕矜 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
其民乎 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
子天下 子曰。愛名尙利。

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時混
卒章也

言必反復思其所行
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曰。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
○縗七回反經徒結反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
仁大義誅不義 曰。若之何決勝。

言仁義何
能勝兵 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貴其知勝人以力
不知勝人以道 子曰。見耕者必勞之。慰 見王人必俛

之。俛俯儀
之避之 鄉里不騎。不騎
馬 鷄初鳴。則盥漱其服。內則事父母
禮盥吉綬反 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

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善懼
井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
後六經是廢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

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
反毀陳壽是誣也 是故惡夫異端者。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

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
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吉凶曲折。無所逃

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
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 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
命惟君子 非聖人孰

能至之哉。盡性以主
命惟聖人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
易書也 子曰。至矣。易皆性命之書
也知易則知命 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漢制以亡國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

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慚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

乎。周漢制出三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其雜百王之道。

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熱秦稱皇帝之名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

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人生則

子曰。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者子曰。董常幾於道。可使變

理。五常具則幾庶乎聖道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曰。謂諸

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謂薛收

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賦免爰之卒章。王國時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

俟能者。俟百姓與子曰。好動者多難。楊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

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平動變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

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

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

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

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

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謚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序輪卦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非相成。是非相去。則就。就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

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

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

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無必為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生者保少事。薛方士

傳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

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譏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從吾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政唯州孝寬守之。不齊桓蹄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

揚楷字遠彥北秀文宣帝之臣也○楷於翻反及賦

子曰輔矣。

楷以朝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之器

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

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

及賦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鳴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為

賈瓊為

更以事楚公。

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

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無陽介

就

而無諂。

泄就其身不為言貌

汎乎利而諷之無鬪其捷。

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

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

可也。

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終其正名乎。

正帝名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皇始後魏武帝帝號也始有中原本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

於是乎未忘中國。

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

穆公之志也。晉穆公作政大論言帝

之道元經所以帝王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齊梁陳之德。

德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後魏孝文帝和元年宋著

悟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

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

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

意修。

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彼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理人之道無所虧無

所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實密不軌廢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

子曰君

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

以待其復興也

傾耳以聽拭目而視。

待之極也

故假之以歲時。

自殤和綿綿至和假假歲

時而終不復興

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

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譚魏漢制乃絕

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

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

太康

之始書同文車同軌。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

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

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驕。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士無王法。故君子作贊。罰

以戒亂臣。賊于豈好辨。豈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

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者。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

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質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政君子不可不續。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輸崇貴

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

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新譜。所以標門地。謹

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王薛。妣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舜姜嫄之後。居崔。崔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遜婚也。文中子曰。帝之不

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齊王以尊天子。漢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齊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或問謝安

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奉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

子曰。毅人也。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曠輔政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字

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堅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慕容皝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則外無傷此

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

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

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

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

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

中文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有訓收

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忘乎。大臣之命尙正乎。若季武之制未亡靈光之命尙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

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子禹又本

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者而從文中

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者而從文中

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者而從文中

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者而從文中

子曰誠其至矣乎。有諫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箴也。水者民也。盤圓則

水圓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勸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背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

見忠臣之心乎。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

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易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達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按謂志

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

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其經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

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舉。相如。嚴樂。翟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于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

之王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

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進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

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衝冠。竟今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

廢。天下無家道矣。土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書士

也。孟子曰。未有仁而誡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禮。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故規之。邳公問

政。蘇威封邳國。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襲。續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鬪人以名。續林文

宗多自質凡幾于時故規之使無漏名

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意權行取中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

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

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交何嗣厲公及正孝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彊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

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敝彝倫矣。六經壞而彝倫敝子出自蒲關。自

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遞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

去。未忍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

何也。易家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與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人立

義是謂教本。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

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禮門南向使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上不偏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

不器。即此章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擊于戈雖有名臣豈暇及

禮。禮公獻曰。安廉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於國也

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
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禮經子曰。吾續

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運故南朝推運歷者

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夾膺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申明十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

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處居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非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

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

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者有不得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有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動而中不替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致輕譽苟毀好

憎尙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

之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與有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總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

公之都礪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薄德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

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執者之情則變

耐不

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擊鼓擊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樂廢。樂人皆去。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魏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

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遺唐薛也。知道者蓋默

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

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

福不避死。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懼。魏徵

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實田侯反。慎密不出。董常

能之。知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

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

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

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

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不若

仁不孝長
生何珍

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

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時於富春山釣於瀬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

徵不出隱於泰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

子曰古之避言人也。

避聖譽之言而已

問東方朔。

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詭呼為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世命馬門

子曰人

隱者也。於衆人故曰人隱

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埤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

於是以相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若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晉二人皆存之遺地以遵賢君故曰避地

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異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遠孰為名孰為俗孰為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影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遠適時而

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

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交使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衰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故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叔達時為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

絳州夏城縣陳守

令勸吏息役。

見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

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

因讒而歸以告子瓊。

楚公註見上汝將閉門卻掃歟。

不知緘口而內修也。

杜門卻掃者養在緘口淨其內也

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詩謂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一時之用無為長世之圖

文中子曰以為知言。

言得大者遠者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

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苟不能行猶不知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幽鳥樂乎，其勤而不怨乎。

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時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

文之既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

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諡大皇帝，蜀主劉備諡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諡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天之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牟、顓頊、都漢、陽、帝嚳、都亳。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

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邪。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

魏何也。元經紀年，齊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末。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斯瘼，必有不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洛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子先王之民矣。

子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歸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

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

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至魏

得絕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盡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

齊五國
皆亡也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宋謂末節也

然書不可廢。尙有近古對議存焉。對議有

對若高貴彌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讓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銜衡。擢閣上之分。孝悌。閣里下之分。是也。

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諸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

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

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

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

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

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

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殫也。實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

或力不

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

裴晞問穆公之事。續將有此緒名。亦則未詳。

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

下。何必懷彼也。唯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

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

言穆公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國君子振鳳翔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唯聘列國。未嘗暫暇。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

健。君子自強不

息。豈敢違乎。

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勸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

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

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

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

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觀瀾

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窬者。爾窬容朱反。

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

齊之謹固。則是竊窬者。爾窬容朱反。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

之類。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

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著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積綱。詠古詩也。積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可南陝縣。唐盧

州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雅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憂。

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

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恆。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游子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

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

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正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

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之道。參焉。孔子困天命之窮。仲淹困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

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虛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虛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故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

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

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蒙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

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也。也。及效。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一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

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

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攻車

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大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

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益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罷也。

而竟未獲。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

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蓋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

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

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天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附。子曰。我未見謙而

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亡。策今。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

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

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

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

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乖之貳。舉元樞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為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易簡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為可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

矣。易陰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諒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奢多才與管仲魯

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禮待之是惠也問河閒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

事之中立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著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問東海王强。子曰。義

人也。光武太子名强母都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迎保終榮寵。不亦宜乎。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

預事。而漢道危矣。呂后梁后產祿之權權翼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

室墮矣。惠帝與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墮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歷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歷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魏相篇

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語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帝為四國。

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

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

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語陟列反 賈瓊曰。中

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

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嗜嗜而自安 其行事也。父

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 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 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

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性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

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釋正則義存者五始不可移易是也 元經

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齊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 董常

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 其以天

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

元經天下之書也。難侯置守天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 徵天命以

在周未改

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

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與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與

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也故必執大業小是謂大中

大不中也故必執大業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魏郡白溝。魏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

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子。

敢忘其禮乎。

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舍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

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

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

朔蓋天命歸中國也

張玄素

史傳未見

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

矣。

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

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僥得成名況玄素有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

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爲也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爲也

董常問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

言董常問辯知時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爲謗譽所動靜則謗佞得計矣

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

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

如天不息者

蓋有焉。我未之見也。

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已以及天下漸也。玄

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王也。而私營物產張其亦私自從赤松子游皆病也。噫。非

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揚常幸江都宮字文化及執逆。子有疾。謂薛收曰。

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

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初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廟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殺者之罪也。且貴

賤有等。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

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習子曰。

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弒世基日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

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梅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長此罪罍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繪

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辜。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特時而行

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爲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爲樂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

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蝥也。纖恡者

義之蠹也。多隱蠹皆喻害物○蠶亡遇反。腰從會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趨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

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經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禮在禮論

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詔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隨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

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遇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者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

子問吾視其類。積如也。重而不亢。積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曰瞬口敦如也。閔而

不張。敦厚閔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

浪驚掙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

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

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

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

不可與遠謀。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真解儉者賈瓊曰。知善而

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機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發故

矯曰強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話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

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

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裝裝者華篇注曰似矜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瓊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

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標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

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得子謂收曰。

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欲仁好義此言明天

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味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在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

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

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注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

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與理情會合故君

子樂其道。小入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

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凝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

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篤懋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

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

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

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廉和。明必柔克。皆必剛克。牽隨之中道也。今凝難正直。則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無訐。訐斥。無固。固執。無抵。

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調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在直其中與。璋言易讀。則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

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夫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備注。戢。聚。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明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

召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

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於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宋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當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

福可求矣。著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斃。斃。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

師。度已不如。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

之國不以疑疑懼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奉先君之願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荷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

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

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

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亦執中而得也。常出口。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及道心。也。思曰審。焉能無咎。過也。焉

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瓊曰。始冠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

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矣。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

豈以年乎。達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

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望而過庭乎。學時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文中子。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素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事以

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理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

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

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

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可從事則達

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即宗

統言六經也。後次之四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

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宣其深乎。宣其深乎。宣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差少識必有緩之太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

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卒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貧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

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學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偶然者也。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虛谷反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于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

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邪。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

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推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讓也陸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

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許。雖太許必谷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

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客一評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

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反惡帝太熙東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

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

生於歉。義歎則仁者側應○歉苦旱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欲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

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

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

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灑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

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

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跛。跛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

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牛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

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邪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

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謹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

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

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不疑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席幾也或問威與

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

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利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堯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

同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

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

神鬼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能藝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

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

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復性。卒歸

之人。如爰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

矣。○盥古潔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

義也。古賦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祭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

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

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

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

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尙詐。而患人之不

己信。則有之矣。時譏。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

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尙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

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勤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

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死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風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繼孔子其適時一也

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矜黨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終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

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

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場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

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

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舍讓也。古母于爲公西赤之母請

樂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

況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

進易退。儒爲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

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濶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昔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人不

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法。法也。其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以制。噫。

中代之道也。商用已後爲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

不悔。悲夫。隋文過元不知故及弑。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

志。樂章禮志。正歷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齊帝制尙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

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斯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

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道。痛莫大於不聞過。自敵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

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胃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引古語。墮。墮也。言放。不知其政也。言放。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

文中子集解 關朗篇 六五

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

也。乘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家傑強本國然禮義起乘井為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管之法速甯若

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識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人行上四事

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唐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

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造變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

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

之與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淹

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

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

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

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

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

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子今

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備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蘆是葦。

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實是獲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應悲反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

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

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南北朝爲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尙黃，數

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

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

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

先也。勞人逸己，胡甯是營。永遠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終戒門人竇

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

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凝常聞不專經者，不

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

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子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

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闔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

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

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謹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王凝爲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宛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及

退則鄉黨以穆。

不得志於時。遂退。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三年之畜備。

則散之親族。

九年耕所儲蓄。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

足皆自

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

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

文中子之室

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

祿。未嘗衣食。

力謂自耕桑者。

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

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

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

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

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

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

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

以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旣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懷愍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事北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

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敝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

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帝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

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積缺而節制具焉苟孟陳之於前董賈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慚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

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余因敘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尙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勸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邪御史當反其坐果實邪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

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
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
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尙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彞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彞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旣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於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卽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游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
進用王蕭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
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
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
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
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
斷府君曰諾於是撰著布卦遇夬之革_{乾上}_{乾下} 舍_{離上}_{離下} 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
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
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
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常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
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
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

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旣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

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鄗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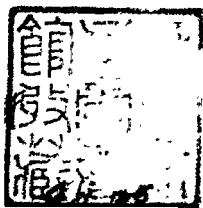
固有不_レ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攷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旣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旣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

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旣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盡絕磨滅未能詮次曾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

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於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版權有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文中子集解

校勘者 王 心 湛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人 周 健 人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州 南昌
南京 宜昌 萬縣
長沙 漢口 重慶
北平 開封 成都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

#10

101037